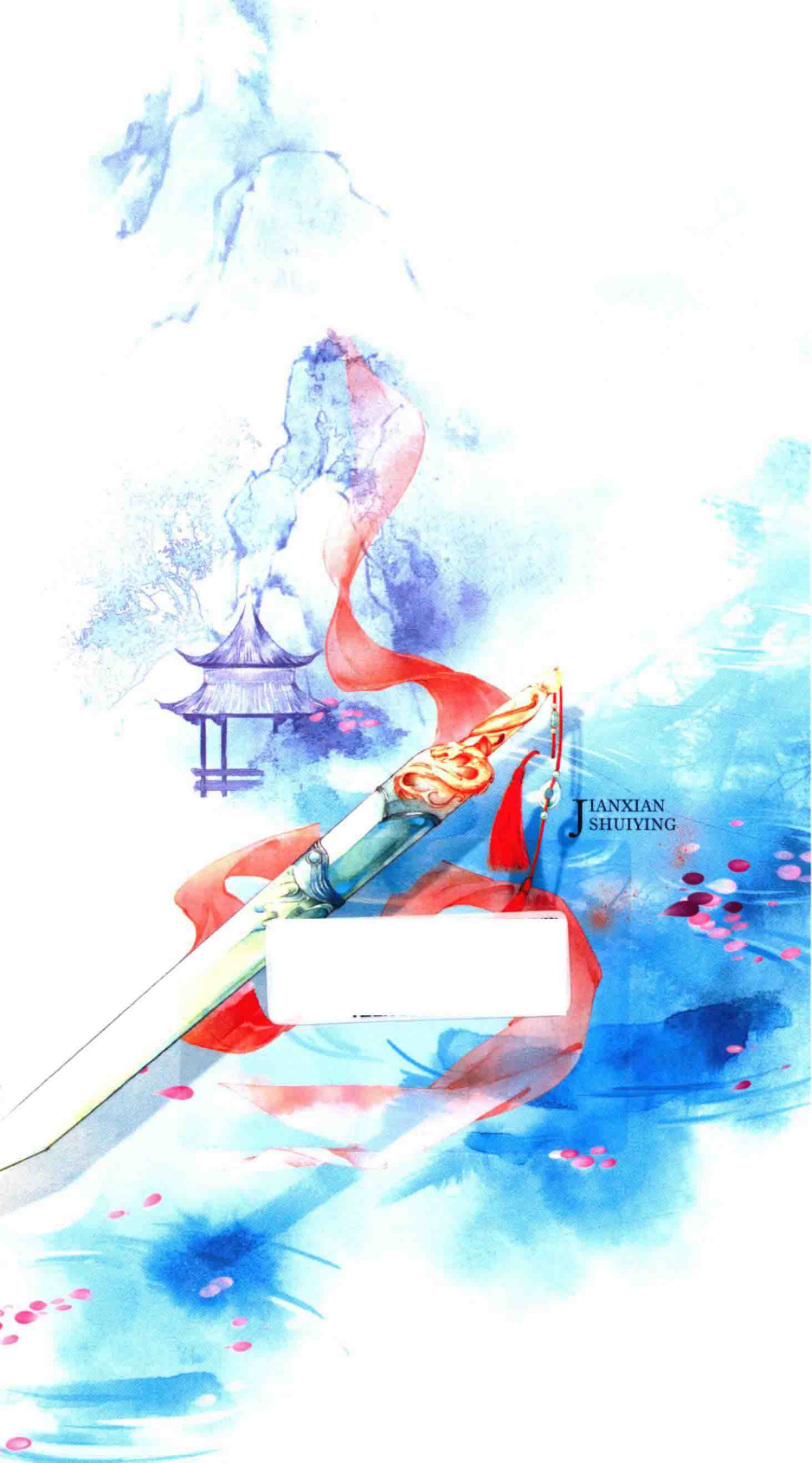




JIANXIAN
SHUIYING

劍仙水影

海之翼
/ 著
HAI ZHIYI
WORKS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JIANXIAN SHUIYING

海之翼◎著

劍
仙
水
影

JIANXIAN
SHUIY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仙水影 / 海之翼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78-4727-8

I. ①剑…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0779号

书名:
剑仙水影

著者: 海之翼
策划: 诚客优品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助理编辑: 张昊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本: 670mm×970mm 1/16 字数: 238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727-8

定价: 32.80元

目录

楔子 流火	001
第一章 锁魂木	009
第二章 乱云渡	037
第三章 芙蓉碎	073
第四章 琉璃脆	108
第五章 迷剑谷	144
第六章 惊魑魔	174
第七章 殇魂湖	212
后记 临水之影，一场梦华	246

楔子·流火



“流火，流火……”水影轻轻地唤着，这个名字她已呼唤了三日三夜，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原本清澈明亮的声音已经嘶哑而低沉，可是那把放在青玉案上的赤红色的剑还是毫无反应。

“水影，算了，没用的，就算你再唤它三日三夜，它也不会应你的，蚩尤部和天界本就势如水火，你又不是不知道，偏偏异想天开，要拿他的魂灵来炼剑……”

“你啰唆什么！”水影秀眉一扬，瞪了说话的坤灵一眼，满腹的郁闷不快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剑都已炼成了，我不信唤不醒它。不是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你再啰唆就出去吧，别在我耳边聒噪。”

坤灵被她骂得一怔，随即长身而起，淡淡道：“那我在外面等你！”

“哎，你真的要走啊！”水影有些慌，“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生气了？这么小气。”

坤灵看着面前的女子，脸上些微的气恼之色被笑意取代，眼里有深深的涟漪一层层漾开，“我哪里生气了，你继续吧。”

东方的天际已微微泛白，眼看天就要亮了，三日三夜的限期就要到了，可是流火剑依然无视水影的呼唤，安之若素地敛光藏精，沉寂如死。

“流火，流火，求求你有些反应好不好，难道你真的这么恨我？我并不想去攻打蚩尤部，我是身不由己。我那么辛苦才保下你的灵魂，我只是

想让你成为我的剑，求求你流火，求求你回应我吧……” 水影绝望地看着案上的剑，声泪俱下。

坤灵目睹这番情形，又是心痛，又是叹息。他从未见过像水影这样狼狈的剑仙，竟然对自己的佩剑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他抬头望向窗外，清俊的眉目间浮起淡淡的倦怠，他已在这冰冷的问剑阁枯坐了三日三夜，陪伴着水影声声无望的呼唤。天边有隐约的金光闪烁，巡日的金龙已经苏醒，天就要亮了，看来水影注定和流火剑无缘。

坤灵默默地叹息，正思量着该如何安抚水影的绝望和沮丧。“嘭”，问剑阁的门被敲响了，侍卫官的声音沉闷地传了进来：“时辰已到，问剑结束，两位该出来了！”

坤灵起身，上去揽住了水影的肩：“水影，该走了，它注定不是你的！”

“不！”水影用力推开坤灵，扑倒在青玉案前，嘶喊着，“流火，流火，我等了这么久，难道你没有听到吗？你就这么狠心吗！”坤灵无奈地摇头，扶起满面泪痕的水影：“水影，你这样有违仙道，得失随缘，强求不得。”

“我偏要强求！我偏要！”水影挣脱他的手，竟发狂似的去掀那青玉案。坤灵大惊，急转身一把按住了她，水影流着泪，拼命地挣扎。两人正纠缠间，沉睡着的流火剑突然铮铮鸣响，同时红光大盛，妖异的血色光芒照亮了朦胧的问剑阁，如同残阳夕照。

二人俱是一愣，安静下来，怔怔地望着那柄异样的剑。好一会儿，水影才反应过来，抓住坤灵的手臂，狂喜大叫：“它应了，你看到了吗？它终于应了！”

她欢呼着转身，上前取剑，火红的剑似乎有所感应，突然剧烈颤动，鸣声急促尖锐，红光更炽，仿佛就要燃烧起来。

坤灵突觉不妙，大叫道：“水影，小心了！”抢前一步想拉住她，却已来不及，流火剑突然从案上飞起，电光石火间刺向伸手向它的女子。猝然的剧变，咫尺的距离，水影已惊得怔住，眼见剑离胸口不到寸余，竟毫无应对之法。坤灵已来不及拔剑相对，情急之下，屈指向剑身弹去。

他的指尖还未触及冰冷的剑刃，那柄怪异的红剑陡然灵蛇般扭转，掉

头向他刺去。坤灵处变不惊，急退几步，反手握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

一片轻烟般迷蒙的紫光刹那间亮起，紫萝剑猛然出鞘，凌厉的剑锋直指流火，两剑铮铮相撞，流火犀利的攻势刹那间凝滞，然后从半空坠下，当啷落地，怪异刺目的红光在瞬间收敛，沉寂如初，问剑阁重又笼罩在黎明的蒙蒙晨光之中。

坤灵盯着地上的剑，掌中紧紧握着紫萝，不敢有丝毫懈怠，过了好半晌，流火依然寂然不动，如一把普通的剑。坤灵这才舒了一口气，举起衣袖拭去额上的冷汗，转头去看水影：“你没事吧？”

水影一脸的惊慌和黯然，怔怔地道：“它为什么这么恨我？”

“它不是恨你，而是恨所有天界的人。昆山大战，蚩尤全族被我们剿灭了，连灵魂都万劫不复，只剩下它。它岂能不恨，岂能甘心做你的佩剑？水影，你听我的话，放弃它吧。”坤灵心有余悸，忧心忡忡。

“不，我要定它了！我相信它一定是属于我的！”水影俯身拾起流火剑，她的手镇定有力，没有颤抖和犹疑。流火没有再做突袭，仿佛认命似的被她握在掌中。

“也许刚才只是戾气的最后释放，毕竟它已经回应了水影的召唤，就证明它是愿意跟随她的。”坤灵了解水影的倔强，她决定了的事就不会反悔，他无奈地给自己一个解释，还剑入鞘，打开了问剑阁沉重的大门，早晨的阳光倾泻进来，笼罩着他们，将他们的青衫染成了金色。

凡尘中有很多关于剑仙的传说，相传他们原本都是剑法高超的凡人，经过苦修飞升成仙，他们能够以神力御剑，持剑飞行。这就是世间人想象中的剑仙，实情也确是如此，只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剑仙必须拥有一把仙剑。

仙剑是有灵魂的，不是剑魂，而是佩剑者最亲近的人，甘心将自己的魂魄投入鼎天炉，和熔化的神铁凝固在一起，铸成一把非凡的剑，永远守护着自己牵挂的人。只有如此炼成的剑才能称为仙剑，才能与持剑之人心神相通，人剑合一，无往而不利。否则不管怎样的上古神兵也终是没有灵性的凡铁死剑，持剑之人无法用它达到剑术的最高境界。

坤灵的紫萝剑中就凝结着母亲的灵魂，那个温柔的女子在生命终结的时

刻，拒绝了宿命的轮回，而是选择将自己铸入剑中，守护着心爱的儿子；而驻守随风阁的檀云，腰间那把片刻都不会离身的丹霞剑，则是哥哥永恒的陪伴。

拥有一把仙剑对剑仙而言，是最大的荣耀和欣慰，即使为仙为神要淡泊清心，无欲无念，但那一份死亡也无法阻隔的眷怜垂爱，谁不贪恋呢？

仙剑一直是水影最虔诚的渴望，但是没有人愿意为她付出灵魂。在从人到仙的所有记忆中，她从来都是孤零零的，师父说她命犯孤星，一辈子都得寂寞，水影悚然，人的一辈子不过百年，但仙的一辈子会有多长？她不敢想。

师父飞升后，水影独自守着一座空荡荡的碧烟阁，坤灵常来看她，他的眼里深深倒映着她的影子，但她假装没看到，一个人已然寂寞，两个人会不会更寂寞？

不久前，蚩尤残部再次作乱，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上了天界，竟打到了南天门，天帝急命所有昆山剑仙上界护驾，剿灭乱党。水影也去了，那时她手里只有一把没有灵力的青霜剑。混战中，坤灵一直护在她身边，为她抵挡所有的突如其来的袭击。

蚩尤族虽然勇猛善战，但怎奈寡不敌众，战斗很快接近尾声，天界胜局已定，天帝传命：所有蚩尤残部，杀无赦！于是各路人马分散开来，寻找并诛杀剩余的蚩尤族人。水影就是在那时见到流火的，那个倔强的蚩尤部族少年正被一队天兵围困着，浑身浴血，却仍然奋力挥动着掌中的刀。水影遥遥地看着他，他火红的发飘在天界白色的雾里，像一面猎猎招展的血色旗帜，金色的眸子里满是绝望和不甘。他的样子让水影震撼，静如止水的心里竟有异样的悸动。

他的抵抗终于越来越虚弱，包围他的圈子也越缩越小，他像一只重伤不支的兽，再也无力持刀，兵刃落地的声音沉闷混沌，像死亡的丧钟。天兵们冷笑着举起长戟刺向他，在他倒下的一瞬，一个清冽的女子声音厉喝道：“住手！”

他们回头，见来者是个剑仙，便顺从地收起兵刃，让出一条路来。水影走过来，伸手扶起奄奄一息的少年，轻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来捉俘虏的吗……妄想！”他用尽全力推开她的手，挣扎着想站起来，几支血淋淋的长戟又凛凛地逼向他。

“你们别……”水影慌忙阻拦着，回头看着他，“我没有敌意，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

“没有敌意？！”他满是血迹的脸上浮起一丝冷笑，霍然回头，逼视着她，“我叫流火！没有敌意的剑仙小姐，你打算拿我去请功吗？”

“我……”水影一时语塞，他金色的眸子里燃烧着怒火和仇恨，灼灼地盯着他，让她不知所措。她怔了片刻，竟张口说出一句让自己都吃惊的话：“我会救你的，我一定会救你的！”

空气凝固了，众天兵面面相觑，流火也愣住了，怔怔地看了她许久，似乎是看出了她的真诚。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暖意，嘴角凝起微微的凄凉笑意，黯然道：“谢谢你，但是你救不了我，没有人能救我！”

他说着挣扎起身，“想逃吗？”天兵们厉喝着又围了上来。流火冷笑，眼神扫过他们，凝注在遥远的天边，那是天之南方，是炎族的故乡。“你们放心，我不会逃的。蚩尤族的人，胜了就生，败了就死，没有‘逃’这个字！”他的声音嘶哑苍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傲然坚定。

众人被他的气势慑住，不由自主地退开几步。水影看着少年血迹斑斑、倔强挺拔的背影，怔忡无言，心里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喜悦，竟是说不出的难过。

流火面向南方跪下，郑重地叩了三个头，然后，他挺直背脊，手中，有一道寒光闪过。

“且慢！”水影惊呼着抢上前去，却已来不及阻止。流火的身体颓然倒下，胸口深深地刺进一把匕首。

水影扑过去抱起了他，也许是他的血红得凄艳，刺痛了她的眼，泪水竟在瞬间汨汨流下，落在流火的脸上。他艰难地睁眼看她，喘息道：“你是谁？”

“我是水影。”她拭去他脸上的血迹和泪痕，哽咽道。

“水影……”他喃喃地念着她的名字，“我记住了……”

水影抱着流火渐渐冰冷的尸体，木然不动，心中却升起一个让自己都惊愕惶恐的念头，这个念头逐渐清晰坚定，固若磐石，不容她犹疑。

这场战斗以蚩尤全族覆灭而告终，天帝下令，将所有蚩尤族人的灵魂打入血池地狱，永世不得托生。这个命令实在太过残酷，但天帝盛怒之下，无人胆敢违令。阴司的判官日以继夜地清点亡灵，三日后呈报上界，三万六千蚩尤亡魂俱在，只少了流火一人的魂魄，遍寻四方也不见踪影。

众皆哗然。一个被诛灭的孤魂能逃到哪里去，何方何界之人敢冒如此的大不韪，隐匿他的魂魄？天颜的震怒更是搅得人心惶惶，正在众人皆不得头绪之时，一个天兵上报、流火自尽的时候，一位叫作水影的剑仙就在他身边。

这个消息让坤灵悚然，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流火的魂魄必是在铸剑的鼎天炉中，难怪四方八界都寻不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水影的任性倔强和她对仙剑的渴望。她必是要用流火的魂魄来炼剑的，她行事从来都是如此义无反顾，全然不计后果。

水影果然在昆山顶峰的轩辕台上，望着台下巨大的鼎天炉里翻滚着的赤红色铁浆，流火的灵魂已熔入其中，一切已无可挽回。

若不是坤灵拼死求情，水影必然难逃死罪。一番惊涛骇浪之后，坤灵被逐出天界，贬去天一阁修书；而水影，虽免了死罪，却被放逐凡间，须得历过七重宣阕之劫后才能重返昆山仙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柄尚在炉中的流火剑，终于属于她了。

一年后，流火剑炼成出炉。金红色的长剑，灼灼其华，惊艳炫目，让水影惊喜万分。但耳边听到的，却尽是冷冷的嘲笑讥讽：“看那妖异的颜色，不愧是叛族的魂灵炼成的。”“哼，竟然用叛族的灵魂炼剑，真是丢尽了剑仙的脸。”“别急嘛，看她如何问剑，那才是好看的笑话哪。”……

这样的流言蜚语水影听得多了，并不在意。不管怎样，坤灵总是在她身边的，无怨无悔。他的微笑依然温柔，掌心的温暖让她安心。水影有着深深的感激和歉意，甚至还有隐约的后悔；如果没有当初的一意孤行，也许可以永远和他这样安静地相守。

可是不论天上人间，后悔药都无处可买。最让水影尴尬的时刻终于到来，诚如旁人所言，问剑将是她最难挨的关口。

所谓问剑，就是在仙剑出炉开刃之后，唤醒沉睡的剑魂。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过程，通常只要一声呼唤就能得到剑的回应，从没有人需要用三日三夜来完成问剑，除了水影。因为她要唤醒的灵魂，不是至亲，而是宿敌。

尽管艰苦而危险，水影总算唤醒了流火，她付出的巨大代价总算没有白费。然后要面对的，是下界的七重宣闾之劫。

宣闾之劫，本是仙家修炼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劫难，以此来提升修为，不同层次的修为经历不同层次的劫难。七重劫，是劫数中最高的一层，其艰辛危险连道行极深的仙者都很难通过。水影很清楚，她不会再有机会回到昆山，回到寂寞的碧烟阁。

临行的前夜，她和坤灵默然相对，看着琉璃盏中不停跳动的烛火，听着漏壶里沙粒的流转声。时间寂然逝去，他们寂然相视。直到天边霞光隐现，水影起身，尽力抑住哽咽，轻声道：“你多保重，我走了。”

她不等他的回答，逃也似的离去，强忍已久的泪终于掉了下来。师父没有骗她，她真的是命犯孤星，只为了一柄剑，却永远地错过了坤灵。她不敢想以后，她将死在凡间的哪个角落里，她不知道，坤灵也不会知道。

她低头快步地走着，几乎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一双温暖的手扶住了她，耳边是熟悉的声音：“你忘记了，我一向很会抄近路。”

“坤灵，你……”她抬起头来，不怕让他看到她的泪水。

“这个给你！”坤灵将一颗淡紫色的珍珠放在她的掌心，“这是紫泥海底的灵珠，能趋吉避凶，遇难呈祥，它会保护你的！”

“紫烟寒！”水影看着手中光华灿然的美丽珍珠叫道：“我不能要！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从不离身的，我怎么能要？我已经欠你太多了……”

“你记得就好！”坤灵笑了，眼里却凝着泪光，“既然你已经欠了我很多，再多欠一颗紫烟寒也无妨。”他抬手拭去她脸上的泪痕，指尖微微战栗，“剑仙从不会欠债不还的，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我会的！”水影咬紧牙关，不让语声颤抖。她握紧掌心，转身与坤灵擦肩，走出很远，缥缈的风中传来了坤灵坚定清朗的声音：“你要记得，我等你回来，等你还给我紫烟寒，不管等多久！”

第一章·锁魂木



是命？是缘？

为了一把剑，从缥缈仙山堕入凡俗世间，
历宣阍劫，尝世间苦。

一 平安集 >>>

水影站在一条熙来攘往、人声喧哗的热闹街道上，茫然四顾。匆忙的人们从她身边走过，不时有目光凝注在她身上，迟迟不肯移开，大多是男人的目光，惊艳、爱慕、暧昧，甚至猥亵，形形色色，在她身上打转徘徊。

水影烦躁气恼，又无可奈何，她逃不开那些灼灼的目光，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昆山剑仙，他们只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惊世绝艳，纤尘不染，至于她腰间那把火红色的佩剑，只是被人认为是一种美丽的装饰品而已，谁也不信这纤柔文弱的女子真的会用这把剑。

水影无奈地面对尘世，满眼满耳都是喧嚣和欲望，每一张面孔都躁动不安，每一双眼睛都复杂难测。她想念从前清幽安宁的生活，想念坤灵澄澈如水的眸子，岁月从他眼里安静地滑过，轻轻一晃就是百年的光阴，却不会留下丝毫的痕迹，波澜不兴，无喜无悲，一切皆是自然。

来到尘世三个月有余了，她走过了很多路，遇见了很多事，但她所要经历的劫难却还未出现。麻烦倒有一些，却都是强盗毛贼之类，无须拔剑便可解决。这反让她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有些期盼宣阗之劫的到来。

人间一年，天上一日。三个月，对水影来说是漫长的时间，但在仙界的昆山，不过只是几个时辰。现在该是午时了，坤灵在做什么呢？是在天一阁修缮那些破损模糊的古书，还是在玉珠峰顶的茫茫云雾间吹箫？

水影想着，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似乎又听到了清越缥缈的箫声。坤灵的箫吹得特别好，真的能引来凤凰，那些上界的神鸟伴着箫音清吟高歌，响彻九天。它们张开金色的羽翼，荡开凝重的云雾，那些散开的细小水滴在阳光的映照下，聚成一弯幻彩的虹桥，久久不散。凤凰就在虹桥上起舞，舞到急时，金色的凤凰和七彩的虹渐渐融为一体，有种炫目神迷的美丽。

“姑娘，这么大热的天，要不要喝碗凉茶解解暑气？”一个声音骤然响起，将水影唤回现实。她抬头，这才发现已经走出了那条喧哗吵闹的街，来到一条很荒僻的路上，路边设着个毛竹搭成的小茶棚，一位皓首银须的老者坐在茶棚里，正含笑招呼她。

阳光很炽烈，但水影却不在意，寒暑不侵是仙家最基本的修为。只是她不忍拂其美意，便进了茶棚，笑道：“老丈，来碗茶。”

老人从大铜壶里倒了碗凉茶递给她，打量着她纤尘不染的白衣和火红的佩剑，疑惑地问：“姑娘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从京城来，要到……”水影语塞，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该到哪里去。怔了一会儿，她反问道：“请问老丈，若顺着这条路走，前面是什么地方？”

“前面？”老者突然悚然变色，“姑娘，前面可不敢去，前面没有路的，是一片吃人的流沙！”

“吃人的流沙？”水影笑了，“老丈，我刚从一个很热闹的镇子里出来，这一带人烟稠密，怎么会有流沙？”

“我骗你做甚！”老者急了，口气更加严肃。“五十年前，顺着此路前行七十里，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叫作‘平安集’。那儿真是个好地方，我们这里常常和他们做生意，还通过亲。谁知道一夜之间，通往镇子的路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黑色流沙，谁也无法过去。很多和那边通亲的人家，哭喊着要过去接回亲人，结果都陷在沙里，死了。唉！”

“怎么会这样？”水影惊愕，“那平安集里的人呢？”

老者叹息着摇头：“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那里的人。大家传说，他们定是惹上了非常厉害的邪魔，肯定已经被杀光或全部被吃掉了。”

水影怔了片刻，掏出一小锭银子放在桌上，笑道：“麻烦老丈了。”然后起身出了茶棚，老人在身后高声叮嘱道：“姑娘，你可千万别往前面去，早些回头吧！”

水影心里一动，脚下稍顿，但只是略一犹豫，随即又加快了脚步。平淡了这么久，总算有了些收获，她岂能不去看个究竟？

荒僻的小路很快到了尽头，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平展宽阔的大道，路的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农田和民居，鸡鸣狗吠，炊烟袅袅，一派勃勃的生机，哪里有什么吃人的流沙！水影看着面前的大路，又气又笑，自己竟被那老者骗了，看来，仙人并不一定比凡人聪明。她停步，思量着是回去找那老头算账，还是往前去那平安集看看。最后，她选择了后者。

两个时辰后，水影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到了一块青色的石碑，上面刻着三个苍劲有力的血红大字：平安集。

水影的白衣轻轻拂过界碑，她极想看看这个惹上了“邪魔”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离界碑不远，长着一棵苦楝树，树身粗壮得需几人合抱，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树几乎遮盖了整个路口。这样的一棵树，怕是已经过了几百个春秋。

水影站在树下，仰视着巨大的树冠，赞不绝口。有风吹过，隐隐地有哭声随风传来，好像是很多人在哭，悲泣哽咽的是年轻女子，放声大哭的是幼小孩童。水影四下望去，周围却空空荡荡，杳无人迹。哭声仍在继续，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难以捉摸的飘忽。

“难道这里真有什么异状？”水影忖度着，转头去看来的路，还是一马平川的大道，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流火在鞘中低吟，紫烟寒的颜色也变得黯淡，这两件灵物都已感觉到了危险和不祥。水影暗暗后悔自己的莽撞，但既已到了这里，就不能回头，如果真是她命中的劫数，就算想逃，也无处可逃。

水影紧握着剑柄，一路小心翼翼。掌灯时分，她走进了镇子的中心，这镇子果真很大，房屋鳞次栉比，只是大半的屋里都是漆黑一片，只有几家的窗上透出灯光，水影敲响了其中一户的房门。

“来了来了。这么晚，是谁呀？”询问的语声伴着匆匆而来的脚步声。“吱呀”一声，破旧的木门打开，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看见水影，她似乎吓了一跳，上下打量着水影，怯怯地问道：“姑娘，你好像……不是镇上的人？”

“嗯，我是从外边来的，请问大婶，我可以在你家里借宿一晚吗？”水影笑着问道。

“外边？”那女人更是吃惊，她一把抓住水影说，“你是说，你是从平安集外来的？”

“是的。”水影应着，用力挣脱女人的手，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或许，那老者没有骗她，那条大路，只是个专为她而设下的圈套。

“当家的，你快来看！平安集外来人了！”女人拉着她进了屋子，大喊着，声音里有着明显的哽咽。

里屋的门帘猛地掀开，一个男人跌撞着冲出来，问：“谁？谁是从平安集外来的人？”

“就是这位姑娘。”女人说着把水影推了过去。男人瞪圆了眼睛，盯着她看了足有半盏茶的工夫，才沙哑着喉咙问道：“你难道是神仙，一路飞来的？”

水影哭笑不得，不知如何解释，她的确是神仙，却不是飞来的。好半天，她嗫嚅道：“我是……从一条大路上走来的。”

“大路？”夫妻俩的吃惊是水影意料之中的，两人同时说出一句话，“姑娘可以领我们去看看那条路吗？”

他们没有看见路！他们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黑色沙海，水影并没有惊愕。她弯腰抓起一把沙粒，漆黑的颜色，如夜，如死亡。细致的沙轻轻地从她的指缝间滑落，簌簌的声音像是对她的嘲笑。

“姑娘，你……是怎么走来的？”

水影无法回答女人的疑问。默然片刻，她拈起“驭风诀”，飘身而起，如果这只是片普通的沙海，就不可能困住她。

可是她只飞出不到丈余，身体猛然变得沉重，仿佛地面有一股巨大的